

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

1994 年卷 · 小说



王观胜 著

放马天山

21 SHIJIWENXUEZHI

ING
CONG
SHU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

1994 年卷·小说

放马天山

○ 王观胜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〔津〕新登字(90)002号

放马天山
王观胜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(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)

河北省滦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9 $\frac{1}{4}$ 插页 4 字数 191000

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000

ISBN 7-5306-1755-9/I·1563

定价:9.60元

顾 问 冰 心 艾 青

编审委员会

主 任 冯 牧 袁 鹰

副主任 谢永旺 冯立三

委 员 (按姓氏笔划排列)

白 描 孙玉石 亚 方 朱盛昌

吴思敬 何志云 张 锲 张凤珠

张守仁* 张 韧 杨匡满 周艾若

高洪波 秦 晋 陶泰忠 崔道怡

雷 达 缪俊杰

(注:*号者为常务编审)

总策划 白亚南

出版委员会

主 任 张 锲 梁 衡

副主任 杨牧之 郑法清

委 员 徐立岩 张铁军 甘以雯 陈爱仪

林 莽

总 序

冯牧 袁鹰

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,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,在内忧外患,雷电风霜,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。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的文学遗产,顺乎 20 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,以全新的生命,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(无论是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剧本以至评论)建立起全新的文学。将近 100 年来,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,胼手胝足,前赴后继,披荆斩棘,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、耕耘、开拓、奉献,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,云蒸霞蔚,名家辈出,佳作如潮,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,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。80 年代以来,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,推动文学又一次春潮汹涌,骏马奔腾。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,为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。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,回首百年,不免五味杂陈,万感交集,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。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,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、无穷希望的天地,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。

绿茵茵的新苗破土而出,带着满身朝露的新人崭露头

角，自然是我们希冀而且高兴的景象。然而，我们也看到，由于种种未曾预料、而且主要并非来自作者本身的因由，还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作者不一定都有顺利地脱颖而出的机缘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，乃是为出书艰难所阻滞。出版渠道不顺，文化市场不善，使他们失去许多机遇。尽管他们发表过引人注目的作品，有的还获了奖，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创作潜力，却仍然无缘出第一本书。也许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期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缺陷，却也不能不对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，因而也不能不使许多关怀文学的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叹息，焦虑不安。固然，出第一本书时间的迟早，对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长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关键的或决定性的一步，大器晚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，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及早地跨过这一步呢？

于是，遂有这套《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》的设想和举措。

中华文学基金会有志于发展文学事业、为青年作者服务，已有多时。如今幸有热心人士赞助，得以圆了这个梦。瞻望21世纪，漫漫长途，上下求索，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走。《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》，也许可以看作是文学上的“希望工程”。但它与教育方面的“希望工程”有所不同，它不是扶贫济困，也并非照顾“老少边穷”地区，而是着眼于为取得优异成绩的青年文学作者搭桥铺路，有助于他们顺利前行，在未来的岁月中写出更多的好作品。我们想起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，鲁迅先生先后编印《未名丛刊》和《奴隶丛书》，扶携一些青年小说家和翻译家登上文坛；巴金先生主

持的《文学丛刊》，更是不间断地连续出了100余本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青年作家的处女作，而他们在其后数十年中都成为文学大军中的中坚人物；茅盾、叶圣陶等先生，都曾为青年作者的出现和成长花费心血，不遗余力。前辈们关怀培育文坛新人为促进现代文学的繁荣所作出的业绩，是永远不能抹煞的。当年得到过他们雨露恩泽的后辈作家，直到鬓发苍苍，还深深铭记着难忘的隆情厚谊。60年后，我们今天依然以他们为光辉的楷模，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。

开始为丛书定名的时候，我们再三斟酌过。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这项文学事业的“希望工程”是属于未来的世纪的。它也许还显得稚嫩，却是前程无限。但是不是称之为“文学之星”，且是“21世纪文学之星”？不免有些踌躇。近些年来，明星太多太滥，影星、歌星、舞星、球星、笑星、棋星……无一不可称星。星光闪烁，五彩缤纷，变幻莫测，目不暇接。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，任凭风翻云卷，光芒依旧；但也有为时不久，便黯然失色，一闪即逝，或许原本就不是星，硬是被捧起来、炒出来的。在人们心目中，明星渐渐跌价，以至成为嘲讽调侃的对象。我们这项严肃认真的事业是否还要挤进繁杂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？或者，这一批青年作家，他们真能成为名符其实的星吗？

当我们陆续读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协及其他方面推荐的新人作品，反复阅读、酝酿、评议、争论，最后从中慎重遴选出本年丛书的入选作品之后，忐忑的心终于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。盛夏骄阳似火之日，世界杯足球赛沸沸扬扬之夜，我们集中在京郊戒台寺牡丹院，远避尘嚣，于清凉宁谧

气氛中，平心静气，融洽无间地确定 15 本佳作之后，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松了一口气，油然浮起轻快愉悦之感，并且带着这种近年少有的好心情下山回城。“他们真能成为名符其实的星吗？”能的！我们可以肯定地、并不夸张地回答：这 15 位作者，尽管有的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阶段，但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文学之星的称号而无愧色。他们有的来自市井，有的来自乡村，有的来自边陲山野，有的来自城市底层。他们的笔下，荡漾着多姿多彩、云谲波诡的现实浪涛，涌动着新时期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，也流淌着作者自己的心灵悸动、幻梦、烦恼和憧憬。他们都不曾出过书，但是他们的生活底蕴、文学才华和写作功力，可以媲美当年《奴隶丛书》的年轻小说家和《文学丛刊》的不少青年作者，更未必在当今某些已经出书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两本的作者以下。

是的，他们是文学之星。这一批青年作家，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，都可能成为 21 世纪文学的启明星，升起在世纪之初。启明星，也就是金星，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，人们称它为启明星，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，人们称它为长庚星。两者都是好名字。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，寄托绮思遐想，但对现实中的星，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。本丛书将一年一套地出下去，10 年 20 年 30 年 50 年之后，一批又一批、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长江潮涌，奔流不息。其中出现赶上并且超过前人的文学巨星，不也是必然的吗？

岁月悠悠，银河灿灿。仰望星空，心绪难平！

1994 年初秋

目 录

北方之路·····	1
最后一场白雪·····	67
放马天山·····	83
牵牛花儿开·····	146
北方之北·····	161
篇后记·····	周艾若 281

北方之路

一、浪漫的远征

十个男人、十头公牛和一千里路，这本应是一个纯粹的北方故事。或许因为那群来自温暖的南国的放蜂姐妹，也可能由于北方汉自身的某些东西，降低了这个故事的北方浓度。

在男性群落中，有一位不应划归为男人的人——十二岁的黄龙。在黄龙的北方故乡，在群山和草原之间，黄龙曾经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故事的最佳男配角，主角是黄龙的母亲。一个漆黑的夜晚，邻居的女人听见了敲门声，紧接着听到了黄龙母亲趾高气扬的呼喊：“龙娃子，快给妈的野汉开门去！”再没有被儿子参预母亲的此类活动更激动人心的事情了。所以黄龙的家庭故事，被人赋予不朽的价值而广泛传诵。三岁时的小黄龙，还吃过母猪的奶。在截止目前的十二个春秋里，黄龙始终被描述成一条愚蠢而肮脏的猪猡。

这一次，黄龙代表了母亲，参加故乡高山牧场的建设。他的胯下，和其余的九位成年男人一样，将有一头颈峰高耸

的秦川雄牛。他们十个人，各自筹够了买一头牛的钱，从家乡出发，在秦岭脚下的畜牧站买十头牛，然后穿越八百里秦川绵延千里的山塬，回他们的北方故乡去。

在桥山山脉黑色的松柏林中，黄龙和九位大男人一同跪倒在刻有“桥山龙驭”字样的墓碑前，庄严、神圣，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感。

他们走到山坡下的一个崖头下。崖畔上，闪烁着嫩黄色和紫蓝色的野菊花的光彩。

一群干部模样的男人，围着一个农村妇女争吵。那位女人连哭带骂。一把钞票被抛上天空，像秋天的黄叶，在人群上空飘落。

“妈的，男人欺负女人，哪有这样的事情！”此行的头领独眼九爷一声吼，包括黄龙在内的十个男人，一拥而上，一人搬倒一个，不问青红皂白，美美揍了一顿。人老心不老的九爷，一连打倒了五个人。其余的五个男人，就跟在他身后捉获俘虏。身小力单的黄龙和甲戌叔合揍一个年龄较大的男人。黄龙像条哈巴狗一样，顺地溜过去，抱住那个老男人的腿，拥进草丛中打滚。甲戌叔走过去，不慌不忙地挽起袖子，有板有眼地扇了老男人两个很响的耳光。

“别打了，我是民政局长！”老男人也凶狠起来，大声喝道。

被打成红鼻子绿怪的民政干部们，钻进近旁的面包车逃走了。他们是慰问烈士家属的。

事态的严重程度还不曾使十个北方汉感受到。他们以英雄壮士的姿态，劝慰哭得死去活来的女人。和日本人打仗失去了一只眼的九爷，早忘记了年近七旬的岁数，不容分说

地抱起身段姣小、肢干棱铮的女寡妇，用根本不像劝慰人的口气说道：“乖乖的，男人死了，有我这伙人哩！”

他们因此得到了一顿丰盛的晚餐。像裤带一样宽的面条，每人吃了三大碗。九爷打着饱嗝，放着响屁。九爷不择场合，不避男女，总要把屁放得像吹喇叭那样响亮。

夜晚，黄龙被强行邀请到女主人的土炕上过夜。黄龙想了想，觉得有损男子汉脸面，死活不去。九爷一把掌就把黄龙扇进女主人怀抱里去了：“九爷想不到的美事，你还嫌咋哩！”九爷领着其余的男人，钻进猪草堆里睡觉了。

女主人的女儿中学生李翠翠望着哭泣的黄龙，吃吃笑了两声。

这个男孩，朝她站立的地面，恶狠狠唾了两口。

她不示弱，又“吃吃”笑了两声。

他不认输，又“呸呸”唾了两口。

他们就这样认识了。从小男孩回答母亲的问话中，翠翠也理解了黄龙。翠翠不再戏笑。她渐渐觉得小黄龙完全有资格和睡在猪草里的九位大男人争长论短。

翠翠犹豫了半天，还是决定将《鸡毛信》这本书送给黄龙。黄龙用了吃奶的劲，只认识书名中间的一个字：“毛”。翠翠翻开第一页念道：“海娃今年十岁了，海娃放了四年羊。”黄龙不以为然地说道：“黄龙今年十二了，黄龙放了六年牛！”

翠翠的乌发和黄龙的光头，分别放在母亲两侧。翠翠的母亲不停地叹着气，黄龙知道她仍在为翠翠光荣献身的爸爸伤心。他像安慰伤心的妈妈那样，抓住翠翠母亲的一只手，尽量将自己的光头向翠翠妈的头部靠拢。翠翠的妈妈，

“哇”一声哭叫起来，把黄龙和女儿搂进自己怀里。

“大妹子，甭伤心，日子长着哩！”是那些大男人的声音从院中间传进来。鬼知道他们睡觉竟这般灵醒。他们一个个从猪草中钻出来，贼似的在翠翠妈的窗口下挤做一团，隔墙为他们不幸的大妹子宽心。

男人们的不幸是在黎明时分降临的。

来了十多个全副武装的民警，黄龙跳下炕，自我标榜道：“我把局长打倒了！”

他们留下三个女干部和六百元，继续民政局长昨天未竟的事业。将包括黄龙在内的十个男人带走了。翠翠一直目送黄龙的小光头隐设在五月之晨的雾气里。她突然想起《鸡毛信》还放在炕头，又跑回来拿着书，呼叫着追上黄龙。黄龙把书塞进怀里。一个民警问：“什么？”

“鸡毛信！”黄龙勇敢地答道。

“拿给我看看！”

“你又不是鬼子，还要鸡毛信？”翠翠插嘴。

黄龙是无所畏惧的。他从怀里掏出那本《鸡毛信》，交给民警叔叔。

“哈，六百元。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？”黄龙听到民警惊呼，后悔莫及。英雄气概冲昏了黄龙的小光头。他将买牛的六百元，错当《鸡毛信》递给了民警。这六百元，是黄龙和母亲替别人出砖窑挣来的。黄龙不知道，其中三百元是九爷给妈妈的，没有钱，牛就买不回去。黄龙雄心勃勃的发财计划，就要落空。

十五天后，十个男人重新出现在桥山山脉的余脉子午岭上。他们脚下，是依稀可辨的秦王朝的通道（国家一级公

路)。他们在李翠翠家，补充了足够的给养。他们的总体货币储存，少去了五十元。行政拘留十五天，每人罚款五元。理由是可信的：行凶打人，破坏抚恤工作。

中午，他们在一条冰冷的小河边歇息，黄龙把翠翠妈给他带的煮鸡蛋分送给大家享用，黄龙离开他们，靠着一块长满苔藓的石头坐下，掏出翠翠的赠书，在小河淙淙的流水声中，煞有介事地阅读起来。

“鸡毛——！”最后一个字又忘了，黄龙生气地唾了一口。“李翠翠”三个字没有忘，他重复了几遍，又回到“鸡毛”“鸡毛”上去了。

“球毛！”甲戌叔在后面喊。

黄龙不抬头，也知道是谁在更改自己的发音。

甲戌叔是黄龙最好的合作者（他俩合伙打倒了民政局长），是长辈，和他友好才是。何况黄龙常常要去甲戌叔家借东西。

甲戌叔往往头顶方砖，端硬硬跪在老婆面前。他腰赛碌碡的胖老婆，手拿黄铜水烟袋，盘脚坐炕，“咕嘟嘟”抽几口，恶狠狠骂几声：“你个老凉不下的，黑间作践人，早晨不起来。没毛飞了四十里，你算个啥虫艺？”这时候，黄龙将借驴碾米的事早忘了，和甲戌叔的七个女娃娃大呼大叫地围着看热闹。

那一年，开土地承包大会。眼泪汪汪的老支书八爷爷，非要把一面镰刀斧头的旗子当空挂起。素有“跻猴”美称的甲戌叔自告奋勇，怀揣党旗，爬上高杆。仰头观望的村民，都发现了一个奇迹。清晨仓促起床，甲戌叔错穿了胖老婆的大花鞋。

胖老婆豁开轰笑的人群，拽住甲戌叔的一只耳朵，拉回家去了。

嘴唇肥厚、舌头硕大，无论说起吃饭还是大便，甲戌叔水津津的口舌，都带有吃肉喝酒般的香美神态。他把眼前的一切，一律斥为：“驴日的！”或“挨球的！”这包括他自己生活的山塬、天空和大地，也包括男人女人、公牛母马、黑猪和白羊。

弥漫着性意识的言词和沉醉于老婆的炕头生活，使五十多岁的他和胖老婆，一连生育了七个女儿。当他们离开故乡南下的时候，黄龙看到甲戌婶婶手握水烟袋，腆着又一次隆起的大肚子，神里神气地满村转悠。

他们沿着小河继续南行。在银灰色的广阔河口上，露出了他们想象中的关中平原。一群飞翔的巨鸟，雪片似的，融化在火焰般热情的夕阳里。

东去的渭河，将所有从北方山间流出的小河，无一遗漏地吞进它广宽的躯体中，然后汇入黄河，向着远东的世界性大洋，陈述一个民族的历史去了。

黄龙和他的高山父老们，像他们故乡的石川河一样，是他们这个黄河民族最普通、为数最多的成员。

他们在滨河村落中转悠，被一只狂吠的狗招引到一座小楼前，女主人不仅胖得似一头怀孕的母鹿，而且大方得吓人。她喘着气，对甲戌说：“灶房里要啥有啥，想吃你们自己动手。我还想找个人服侍我哩！”她的男人在城里搞建筑包工，不仅有钱，也盖得起小洋楼。

“妈的，好事寻人哩！”被老婆训练出来的一级厨师甲戌，口吊涎水，挽起袖子进了灶房。老搭档小黄龙当助手。出

家后的第一顿荤饭，每个人都吃了个半死。

夜里，他们被安顿上楼。楼上林立着粮食袋子。他们一个放倒一个，躺在上面大睡特睡。九爷以领导人的身份，下楼和女主人夜谈去了。

黄龙躺在圆鼓鼓的粮食袋子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他记事以后，九爷爷夜里常去他家串门，有时就不走了。那是一个夏天的早上，黄龙起早上山打草。一睁眼看见妈妈枕着九爷的粗胳膊。黄龙对着九爷难看的黑眼圈吐了一口唾沫。黄龙动辄啐唾的习惯，即起于此。这是个再好不过的生活方式。一则平息愤懑，二则嘲弄世界。在黄龙生命的紧要关头，他都迫不及待地唾上几口。

黄龙不出声地唾了一口，把自己身下的粮食袋子，压在楼梯口的盖板上。

鸡叫了几遍，狗呜咽了几声，楼梯上终于有了脚步声。黄龙在黑暗中死死闭着眼，装睡着。

下面顶了几下，沉重的粮食袋子死人一样，一动不动。

“谁，快起来！”独眼九爷威严的声音。

粮食袋子还是不动。

“谁，白脸失道的，明天不让我进城寻人啦！”九爷提高嗓门，提醒别人，他不找老战友写条子走后门，他们将败北而归。

粮食袋子还是不灵醒。

“再不让开，我就变脸呀！”

“哪怕你变球哩！”甲戌叔清晰地接上话茬。一阵开怀大笑。除聋子朱三枕外，所有人都醒着，所有人都知道是谁干的，所有人都期待着独裁领导者的丑态。九爷的二儿子羊娃

也跟随大家讥笑自己的父亲。他清醒地知道父亲的唯一长处：食欲和性欲都同样能日倒洋人！

楼上的大笑，激怒了那只半边脸白，半边脸黑的看家犬。这只丑陋但忠诚的狗，以为有人作乱，就拼命对着楼上狂叫。

远征队员中，只有聋子朱三枕对头头九爷五体投地，随时准备接受九爷的一切英明和谬误。

看家犬的怒号，被朱三枕听成九爷的呼叫。他一骨碌翻起身，爬在窗口。因为口吃耳聋，和院中间的狗，做了以下对话：

“汪、汪、汪！”（枕、枕、枕）

“来、来、来！”

“汪汪、汪汪、汪汪！”（起来，三枕、三枕！）

“对、对、对！”

“汪汪汪汪汪！”

“啥？你不去啦！”聋子几乎要哭了。九爷不去。怎么买回牛呢？

这些事情，连同以后将要发生的事情，被他们带到终南山下，带过渭水浸漫的草地，带进莽莽群山，带回他们可爱的故乡去了！

二、自由的芬芳，遥远、遥远

洋槐树的白色蝶形花朵，具有浓郁而辽远的芬芳。

在远离眼前这片洋槐林的地方，在眼前这块平原和黄土丘陵地带的北面，在那里的荒原上，也有一棵这样的洋槐